

## 自序

二〇〇四年，我在圓神出版機構服務。四月二十六日，楊穌之先生來訪，總經理請我們兩人吃飯，席間談到武俠小說，總經理問：「有沒有以台灣為背景的武俠小說？」我們想了想，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沒有」，於是「台灣武俠小說」計畫就展開了。

然而，台灣武俠小說只推出兩本，就因市場反應不佳以失敗收場。檢討起來，不外兩項原因。其一，閱讀武俠小說的人口愈來愈少，支撐不起局面。其二，不容諱言，已出版的兩部作品，水準只有中上，不足以為台灣武俠小說開疆闢土。

在執行台灣武俠系列過程中，不禁興起自己也寫一部的念頭，但我是計畫的主持者，總不能裁判兼球員吧！幾經斟酌，還是決定客串一下，不過暫時不納入台灣武俠計畫，待計畫成功，再收入不遲，於是以荷據時期為背景的《赤崁行》就動筆了。

寫作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，歷史常識不能離譜，我們請業餘史學家楊穌之先生擔任顧問，為簽約作者提供諮詢。我和穌之兄相識多年，早已從他那裡耳食到不少台灣史掌故。寫作《赤崁行》時，更不時請教穌之兄，有些情節還是和穌之兄討論出來的。

《赤崁行》歷史背景如下：

一、明清之交，漳州詔安九甲地方豪強張要，與一千兄弟結義，皆改姓萬，張要改稱萬禮。順治七年，萬禮率眾投靠鄭成功。萬五（字雲龍，張要堂弟）即達宗和尚。

二、順治三年，鄭芝龍降清，所部各立山頭，成為東南義軍主力。鄭成功於是年起兵，以鼓浪嶼為基地，發展迅速，至順治七年底，已成為東南最大的一支反清勢力。

三、傳為鄭芝龍舊部的郭懷一，為台灣大結首（土地承包者），並受封長老。順治九年郭懷一起兵反荷，因其弟告密失敗，死難數千人。

《赤崁行》採繫日方式，將故事設定在順治六年四月初八（一六四九年五月十八日）至七月二十五日（九月一日）。荷蘭文獻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、《熱蘭遮城日誌》均缺一六四九年，該年現存史料只有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（《荷蘭人在福爾摩莎》）的三篇報告，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所附台灣長官歐沃德、韋爾伯致巴達維亞總督的各一封信函。對寫作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來說，文獻不足也有好處——編造故事的自由度較高。再說，筆者無力經營大場面，將故事設定在萬禮還沒率眾投靠國姓爺、鄭成功還沒成為東南最大反清勢力、郭懷一還沒發動驅荷事件之前，很多方面可以藏拙。

《赤崁行》的主旨，在於反映國破家亡之際，仁人志士的苦悶和無奈，以及

價值的混亂和失序。遙想一甲子前，先君一輩所經歷的，豈不較此猶有過之，只是筆者筆力孱弱，無力表達其萬一。

《赤炭行》的主角萬大明，以及安娜、病尉遲、郭玉鳳等出於虛構，但郭懷一、普仔、何斌、歐沃德長官、丹克爾上尉、韓布魯克牧師等則實有其人。不過《赤炭行》不是歷史，悖離史實在所難免，悖離的原因或出於情節需要，或出於歷史知識不足，讀者如發現悖離史實，請一笑置之。

圓神的台灣武俠小說計畫失敗，《赤炭行》失去憑藉，只好交給聯合報 UDN 數位閱讀網製成電子書問世。書稿交出前，蒙大陸名作家金濤先生賜序，金先生指出：「《赤炭行》是一部歷史小說，不是武俠小說。」金先生又指出，此書未能縱橫挖掘，「以致難於對許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的進一步豐滿」，這是筆力不濟所致，是不能也，非不為也。

今年四月初，文大中文系教授金榮華先生看了《赤炭行》，認為「架構嚴整，結局出人意表」，但情節鋪陳過於單薄，鼓勵我增加篇幅，豐富情節。於是重啓舊檔，將書稿作了些補充。小說是我的弱項，既然沒能力豐滿人物和情節，就在周邊作些妝點吧，具體的說，就是加強歷史成份，使讀者更為貼近三百六十年前的台灣。

因此，《赤炭行》雖是虛構的小說，但具有認識荷據時期的史地教育意義。此外，它是海內外第一本以荷據時期為背景的小說，這也算是一項值得稱述的價值吧。（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）

《赤炭行》交給 UDN 閱讀網之前，曾尋求在報上連載。現今連載已不時興，上網查找，只找到金門日報一家。書稿寄至金副，迅速獲得回音，謂一俟現有小說刊完，就安排《赤炭行》上場，不意後來因人事變動而擱置。去夏我想起此事，去函詢問，回信說：「年底應可排上。」我立即寄上修訂稿，靜觀其變，沒想到年底果然排上了，十一月四日起以「長篇歷史小說」的名目開始連載，至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刊完。我年輕時曾經在聯合報連載過中篇小說，連載長篇小說還是生平第一遭！

《赤炭行》初稿已在 UDN 閱讀網推出電子書，修訂稿已在金門日報連載，剩下的就是出版紙本書了。此書沒有商業利益，台灣沒人肯出，意識形態與大陸官方相左，大陸沒人會出，就自己編輯、自己出版吧。付印之前，略誌其曲折，聊作備忘。（二〇一〇年三月四日）